

德席尔瓦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第 6 节，阅读 1 彼得适应亲属结构和价值观

© 2024 David De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 6 节课，阅读《彼得前书》以了解亲属结构和价值观。

在本课中，我们将利用我们在上一课中学到的关于亲属关系、亲属群体的形成和亲属群体的精神以及管理自然家庭的规则类型的知识，仔细研究《彼得前书》，看看这如何阐明《彼得前书》的修辞策略和牧师策略，因为作者在这里谈到了这些人的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探讨了彼得前书与荣誉和耻辱部分相关的牧师背景。彼得写信给一群教会，比如现代土耳其西半部，五个省份，现在土耳其西部的罗马省份，彼得指出这些基督徒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遭到非基督徒邻居的抵制，他们用尽了所有羞辱手段，侮辱、责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身体虐待、边缘化，试图让皈依者回归他们已经抛弃的正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现在，我们会发现，除了荣誉和耻辱的考虑之外，亲属语言也在作者对收信人困境的回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作者关注皈依基督教的人经历的新生和进入新家庭的过程。他还指出，这种进入新家庭的新生信徒、皈依者和他们至少在概念上已经抛弃的自然亲属群体之间造成了距离。因此，从这封信的开头，我们就读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非常相似，在第一章的结尾，他这样写到他们：“‘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现在引用以赛亚的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一切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耶和華的话，必永远长存。

这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彼得谈论的是接受福音并信靠它的行为，实际上是第二次生育。这道是植入的种子，创造了一个新人，一个新家庭的新生，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这些皈依者不得不抛弃的家庭更好的家庭，在很多情况下，在某种意义上。它在那些拥有这种新生和共同父母的人之间创造了一个新的亲属群体。

基督徒团体变成了一个兄弟会，这个词出现在 2:17 和 5:9 中。在这个新家庭中重生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和特权，比听众的自然出生特权更大。它是由一个更优越的种子带来的，不是那种只赋予凡人生命的种子，而是赋予不朽的永恒生命的种子。这是一个家庭的诞生，分享更大的遗产，即属于这个家庭的头和上帝的弥赛亚的荣耀和荣誉，在超越腐败的生命中永远享受。

听众的第一次出生，即他们自然地出生在一个自然的亲属群体中，给他们带来了一种遗产。这是一种无知、无神论传统和因疏远唯一的上帝而产生的价值观的遗产。作者如此谈论这一点。

你们得赎脱离你们从生身祖先所传下来的虚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相比之下，重生进入神的新家庭，不仅为这些饱受折磨的基督徒提供了更好的遗产，让他们可以期待，而且由于听到并回应传给他们的道，他们获得了强烈的荣誉肯定。一方面，他们可能失去了生来就赋予他们的荣誉或地位，但现在正因为如此，或者由于这样的结果，他们不仅分享了生身父母的荣誉，还分享了宇宙之神的荣誉，神已经成为他们成为其中一员的家庭的头。

进入新家庭的新生具有特殊的伦理意义。根据作者的说法，第一个意义是皈依者必须成长为新父母的模样。我们在彼得前书 1:14 至 16 中读到，作为顺从的孩子，不要效法从前无知时的放纵情欲，但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記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利未记中的一个关键经文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结合了孩子们让父母塑造和塑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父母性格的模样的形象。了解我们父亲的性格应该会进一步促使我们这样做。作者在下一节中写道，如果你称他为

父，那位根据每个人的行为公正审判的人，那么在你们被流放期间，你们就当存敬畏的心行事。

除了成长为我们新父亲的性格之外，第二个道德含义还涉及信徒之间的关系。作者写道，信徒们已经净化了他们的心灵，以表达真诚的兄弟之爱。希腊语中的“费城”一词与普鲁塔克在其关于兄弟之爱的论文中使用的术语完全相同。

兄弟姐妹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爱？作者敦促他们表现出对兄弟姐妹的爱，做费城人，做彼此之间表现出兄弟姐妹之爱的人。我们可以从作者对基督教社区内互动的描述中看出指导兄弟姐妹关系的更广泛的文化伦理的几个方面，即费城伦理。在这里，我将带我们浏览几张圣经阅读幻灯片。

例如，在 1:22 中，作者写道，要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然后在 2:17 中，他又写道，要爱弟兄。在 4:8 中，他谈到了爱战胜伤害的精神方面，即标记亲属关系。

最重要的是，要继续真诚地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非亲属成员之间的冒犯和侮辱应该引起报复。但在亲属之间，侮辱和伤害应该得到宽容，用爱来掩盖和搁置人际冒犯，而不是回应和增加人际冒犯。

他敦促他们摒弃一切恶意、欺骗、虚伪、嫉妒和诽谤。欺骗、虚伪、嫉妒，这些都是古代世界竞争对手的特征，而不是那些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人的特征。诽谤对于为了荣誉而竞争的人来说是合适的，但亲属之间应该保护而不是破坏彼此的荣誉。

作者还在 3.8 中敦促他们思想统一、同情、兄弟之爱、温柔的心和谦卑的心态。我们再次在这里发现一系列品质，这些品质与古代世界中兄弟姐妹的和谐与团结特别相关。作者和整个一世纪的基督教运动一样，知道基督教集会的聚会取决于热情好客，取决于基督徒向彼此敞开家门，欢迎他们进来。因此，他敦促他们毫无怨言地互相热情好客。

好客是基督教运动的必要条件，从团体聚会到传教士和教师的支持，再到其他教会的基督教代表的支持。如果没有好客，基督教团体就没有社交场所来聚会

或支持日益壮大的教会网络。一位名叫埃德温·哈奇的古典学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精美的基督教团体图景，公元一世纪，地中海各地都有基督教团体。

陌生人川流不息地穿过东西方所有主要商业路线的城市。每一个拥有基督教名字的陌生人都有权受到热情款待。基督教之所以存在并发展，是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兄弟会。

兄弟这个名字生动地表达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基督徒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基督徒同胞的社区里受到欢迎和款待。《彼得前书》的作者为这种文化做出了贡献，后来古典主义者得以将其记录下来。

这种文化是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文化。大多数情况下，彼此毫无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愿接受彼此家庭义务的社区。至少在古典学家埃德温·哈奇看来，这是古代世界基督教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自然家庭也以群体形式皈依基督教。例如，我们发现，在整个新约中，一家之主的皈依会导致或包含他作为父亲、丈夫和主人的整个自然家庭的皈依。使徒行传第 10 章中的百夫长哥尼流就是这种情况。

此外，使徒行传第 16 章中提到了腓立比狱卒。我们发现哥林多的司提反也反映了这一点，他和全家都皈依了基督教。提摩太后书中也提到了阿尼色弗。

早期基督教运动依赖于这样的户主，他们作为户主不可避免地将整个家庭带到教堂，而上述基督徒户主也愿意提供热情好客。这种自然的基督教家庭成为家庭守则的背景，这些守则可以在以弗所书第 5 章和第 6 章或歌罗西书第 3 章中找到，与第 4 章相吻合，我们在彼得前书第 2 章和第 3 章中找到家庭守则。一方面，它们融合在一起，强化了自然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另一方面，它们引入了有时具有颠覆性的基督教原理，塑造和重塑了这些自然基督教家庭中的角色和行为。彼得前书与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不同，只关注少数角色，只关注奴隶、妻子和丈夫。

他没有谈论孩子和父母。他没有谈论奴隶主。当他谈到奴隶和妻子时，他似乎主要考虑的是非基督徒家庭。

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基督徒妻子的教导。在第 3 章第 1 至 6 节中，我们读到：“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虽然不听从道理，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辮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却要以里面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眼中是极宝贵的。”

因为圣洁的妇女们过去都是这样打扮自己的，她们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像撒拉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惧怕任何可怕的事，就是撒拉的孩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古典和犹太教对妻子理想的一些方面。

我们在 3:1 中看到了顺服的理想，即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的妆饰应该是内心深处的人，以温柔安静的精神、顺服、沉默为永恒的美，见 3:4。还有撒拉的例子，她是希望上帝的圣洁妇女的代表，通过顺服自己的丈夫来装饰自己，就像撒拉在 3:5 和 6 中称亚伯拉罕为主一样。我们经常更直接地看到这种理想中的沉默一面，正如作者所说，这样做，即使有些人不听从这句话，他们也可以通过妻子的行为不言而喻地被赢得。作者在这里似乎是在敦促非基督徒丈夫的基督徒妻子活出非基督徒丈夫的好妻子理想，作为传福音的一种方式，至少，作为赢得对基督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尊重的一种方式。然后在 3:6 中，他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写道，如果你们行善，不害怕任何可怕的事情，你们就是她的孩子，你们就是莎拉的孩子。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翻译，我并不担心任何恐吓可能是更好的翻译。一方面，作者在这里再次谈到了与萨拉有共同血统的虚构亲属关系。为了清楚起见，我应该提一下，彼得前书主要不是针对犹太基督徒，而是针对外邦基督徒，因为作者谈到他们的过去，认为他们的过去充斥着偶像崇拜、淫乱和一大堆犹太人不会做但外邦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好吧，不是通奸部分，而是偶像崇拜部分，至少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这里，作者运用了虚构的亲属关系。如果你行善，不怕任何恐吓，你就成了莎拉的女儿。

我们可能还会记得另一位作者保罗，他非常重视展示基督徒（无论是外邦基督徒还是犹太基督徒）如何与血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与《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中亚伯拉罕和莎拉的承诺联系在一起。但这里还有另一种动力：不要害怕任何恐吓。这就是抵抗、不是屈服，而是在某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上抵制非基督徒丈夫的动力，这就是家庭宗教的意义所在。选择丈夫宗教以外的宗教是违背文化理想的行为。

普鲁塔克在《婚姻忠告》中写道，妻子不应该有自己的朋友，而应该把丈夫的朋友当作共同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神。因此，已婚妇女应该崇拜和认可丈夫所珍视的神，而且只应该崇拜和认可这些神。

必须关闭异教和外国迷信的大门。没有哪个神会喜欢女人偷偷摸摸地进行邪教活动。如果丈夫不是基督徒，而妻子改信基督教，那么选择崇拜丈夫以外的神（即一家之主的神），会破坏家庭的团结。

如果她真的想避免偶像崇拜，并且真的想信奉唯一的神，她就不会参与家庭仪式。当一家之主，也就是丈夫，进行家庭崇拜时，妻子会显得沉默寡言，甚至缺席。我应该说，我所看到的所有证据，至少，我本来想说我们有，但我不知道，但我所看到的所有古代房屋证据，至少在罗马世界，都突出地包括神殿，家庭神殿，在那里，家族精神、保护神、家庭的神灵，会与其他神一起受到崇拜，大概是丈夫放在那里并决定放在那里的。

这些神龛，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每个罗马家庭都有一个祭坛。它是家庭宗教的场所。而现在，妻子会避开那个地方，从而导致家庭中出现很多摩擦。

她不会和丈夫一起参加公民和公共仪式。她丈夫的所有朋友和同事都不会将她视为虔诚的妻子。也许最令人反感的是，如果她去参加基督教集会，她将离开家与一群陌生人聚会，这些人不属于她丈夫的圈子，也没有丈夫的监督。

现在，作者认为在这方面的服从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你对上帝的服从要比对丈夫的服从多。但作者敦促基督徒妻子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采取行动，以证明如果丈夫能容忍她奇怪的宗教习俗，那么她对耶稣的忠诚确实会让她成为一个更好、更令人愉悦的妻子。

不惧怕任何恐吓也表明作者认识到非基督徒丈夫可以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威胁基督徒妻子停止和放弃。但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不能服从人类而不是上帝。现在，紧接着，作者转而对基督徒丈夫讲话，显然只对基督徒丈夫讲话，因为非基督徒丈夫不会听彼得的话，他说的话不适用。

现在，正如我在之前的讲座中简要提到的，准确翻译 3:7 存在问题。在 ESV 和 NIV 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翻译，同样，丈夫们，要按理解的方式与妻子同住，尊重女人，因为她是较弱的器皿，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阻碍。然后在 NIV 中，丈夫们，同样，要体谅你们与妻子同住，尊重她们，因为她们是较弱的伴侣，也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继承人，这样，就没有什么能阻碍你们的祷告了。

现在，我们可以在所有这些译本中注意到，你可以比较 KJV、RSV 和其他译本，其中给出了两个禁令，与你的妻子生活得更融洽，尊重你的妻子，并且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动机，因为你的妻子是较弱的器皿，因为你的妻子是生命礼物的共同继承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所有这些译本都提出了第一条命令，然后提出了第二条命令，并暗示这两个动机都与第二条命令有关。但在我看来，这显然与希腊文本本身的结构相悖，在希腊文中，丈夫被告知要根据动机一做第一项行动，根据动机二做第二项行动。

所以，正如我读到的希腊文，丈夫也要与妻子一起生活，就像与更脆弱的女性器皿一起生活一样，并尊重她们，因为她们是与你们共同继承生命恩赐的人，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阻碍。我在这里的观点是，作者并没有将对基督徒妻子的尊重描述为基督徒丈夫对较弱的器皿的一种宽宏大量的姿态。相反，这种尊重是她应得的，因为上帝让她和丈夫一起成为上帝永生恩赐的共同继承人。

现在，虽然古典伦理学家会认可并同意第一条指示及其动机，但丈夫应该体谅妻子，因为他们的妻子在身体上比他们更弱，更脆弱。虽然古典伦理学家会同意这一点，但第二条指示及其动机构成了基督徒对夫妻关系的独特转变。事实

上，作为同为继承人让人想起了兄弟姐妹关系，基督徒丈夫和妻子也因生于上帝的家庭而进入了这种关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世界中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避免的等级关系正在受到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古代世界中兄弟姐妹之间更为平等的关系所重塑，兄弟姐妹是同一个父母的同胞。这是作者对基督教婚姻的最后结论。我并不是说这能轻易解决任何争论，而是说作者不仅仅是模仿古典或犹太教关于婚姻的准则和价值观。

他注意到，由于成为基督徒，婚姻的动态中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将在某种程度上发酵和改变这种关系。现在来看看彼得前书对奴隶的指示，我们在第 2 章第 18 至 21 节中找到。他写道，仆人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柔的，就是不义的也要顺服。

因为，当人因着神的缘故，忍受不公正的痛苦时，这是一种恩惠。如果你犯罪，受了责打，你还能忍受，这有什么可夸的呢？但如果你行善，受了苦，你还能忍受，这在神看来是一种恩惠。你们蒙召原是为这，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现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了 *oiketai* 这个词，即家庭仆人。他假设家庭奴隶，例如通常在城市环境中发现的奴隶，这与早期教会的传播方式相符。他在这里写作时，基本上假设他是在针对非基督徒家庭中的奴隶，因为没有给予主人相应的指示，而且作者似乎不觉得他有任何影响力来让主人教导他们成为好人，而不是邪恶和堕落的主人。

这些非基督徒家庭中的奴隶与非基督徒丈夫的妻子一样，甚至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不参加家庭的偶像崇拜仪式，这是违反常理的，即使参加基督教聚会也需要赢得主人的宽容。作者敦促奴隶们继续在所有他们能做到的事情上保持顺从和服从，并保持良心，部分是为了确保基督教运动不会颠覆罗马帝国经济的支柱，即奴隶制，也部分是为了获得主人参与基督教运动的必要支持。然而，即使在这一冒险中，作者也在 2.19 中将很大的权威归因于奴隶的良心。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基督教门徒身份来决定什么是罪，什么是行善。

我什么时候受到公正的惩罚？我什么时候受到不公正的惩罚？作者赋予奴隶道德上的决心，让他们决定自己的行为何时符合上帝的价值观，何时不符合上帝的价值观，从而决定主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帝的价值观。此外，当作者肯定这些基督徒奴隶应该因行善而接受惩罚时，他实际上是在肯定一定程度的不服从。很可能，他指的是他们在家中不崇拜偶像，以及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必然导致他们不服从主人的任何其他行为。

他表示，他们希望奴隶继续服从上帝而不是他们的主人，因此，他们继续因行善而受到惩罚。但这要求奴隶必须不断反抗上帝，因为最终必须效忠上帝。反过来，这些奴隶的主人现在会根据他们如何对待奴隶而受到部分审判。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确实因为奴隶在唯一的上帝面前行善而惩罚他们，那么这些主人就证明自己是邪恶或不诚实的主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公正。在《彼得前书》中，给奴隶的指示最终成为给所有人的指示的典范。这在这个社会里相当令人惊讶。

奴隶不是模范公民，也不是行为榜样。但在这里，彼得实际上把奴隶视为每个基督徒的榜样。因此，我们发现，不仅奴隶，而且所有基督徒都被敦促接受不应有的痛苦，意识到上帝赞同，同时注意不要激起奴隶应得的痛苦，不要激起主人应得的痛苦，不要激起外部世界的每个基督徒的痛苦。

首先是奴隶，然后是每个基督徒，都被敦促不要报复。首先是奴隶，然后是每个基督徒都意识到效仿耶稣榜样的重要性。然后，首先，奴隶被要求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上帝进行审判。

然后，在短短两章之后，作者敦促所有因顺从上帝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基督徒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上帝进行审判。一方面，彼得前书很难说是一本解放主义的文本，无论是关于妻子在家庭中的观点和作用，还是关于奴隶在家庭中的观点和作用。但另一方面，作者对这些不平等的结构以及听众对这些结构本身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挑战，或者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挑战。

作为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丈夫，我对待家中的女人，主要应该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还是上帝之下的兄弟与姐妹的关系？想想教会中的奴隶，我是否应该继

续认为他们是教会中地位最低的成员，还是在许多重要方面，他们是教会中模范成员？因此，作者可能会为这两种观点提供一些有趣的对比。现在，教会、基督教运动作为一个家庭、一个亲属团体的概念，通过收养进入上帝的家庭而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彼此的姐妹和兄弟，以及伴随这一概念的道德规范，是改变个人信徒和形成重要的信仰养育社区的强大资源，如果我们努力在我们的时代恢复它们的话。当我想到我曾经参加过的教会时，它们通常都是非常友好的群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互动良好，甚至亲密无间，但不会超出某些程度。

但是，我只能将七座教堂中的一座描述为一个家庭，一个不遗余力地践行这种理想的亲属关系的团体，这种亲属关系基于基督的血缘关系，而不是任何其他血缘关系。如果我们的教堂，如果我们作为教堂的一部分，真正地继续努力将我们的基督教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视为兄弟姐妹，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头衔，而是将我们自己投入其中的人，就像我们父母的儿女，我们的亲生父母的儿女一样，那会怎样？例如，如果一位单身母亲来到教堂，发现那里有一个支持她的社区，在她工作期间帮助她抚养和照顾孩子，那会怎样？当她发现她可以真正将她的孩子托付给其他人照顾，当她发现许多人愿意帮助她应对每天作为唯一父母和唯一养家糊口的人的挑战时，上帝的家庭对她意味着什么？如果那两个争吵不休的教会成员，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们教会中那两个争吵不休的教会成员发现我们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们并肩作战，那会怎么样呢？我认为这是我的经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争吵时间太长的自然家庭成员。你知道，我做过这样的事，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我们的自然家庭，我们自然家庭的一些成员会让我们坐下来，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再次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家庭，把这种不团结放在一边。如果一个人被发现犯了罪，发现他周围的教会里的基督徒更有兴趣挽回这个人，更有兴趣试图隐藏他的耻辱，而不是炫耀他的耻辱，把他赶出去，或者让他觉得自己不配、不干净，那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对待这个人就像对待我们天然亲属群体中陷入困境、犯错的成员一样，怀着同样的热情去挽回、帮助和抚养他，那会怎么样？基督教会会成为一种多么强大的文化，多么

迷人、有吸引力的文化？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思考教会，甚至超越我们的地方教会，甚至超越我们的教派，甚至超越我们的国家边界，那会怎么样？如果那些现在因为信仰基督而面临巨大困难的人发现全球教会会迅速与他们并肩作战，为他们提供任何可能的物质或精神援助，像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支持他们的事业，就像我们支持自己的孩子受到迫害或被边缘化一样热情，那会怎样？我认为这正是新约作者非常希望在基督教运动中灌输的那种精神，因为他们让我们将彼此视为姐妹和兄弟，而不仅仅是属于同一志愿组织的陌生人。我们越能体现这种爱的精神，我认为教会的见证、教会的毅力和教会的成长就越能得到培育。

我想起了，我希望我能准确地记得我在哪本经典文本中找到它，但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基督教运动给非基督教局外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他们彼此给予了无尽的爱和包容。见证就是看到他们如何相爱。如果我们拥抱我们的亲情，以耶稣为我们而死，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家人为代价，那么每个地方的教堂都可以再次这样说。

这是 David deSilva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 6 节，阅读 1 Peter 关注亲属关系结构和价值观。